

魯迅先生軼事

明眸越女面，晨妝行水看風。
墨舊鄉，唱盡新詞，歡不見，早
雲吹火撲晴江。



夏丏尊



魯迅先生軼事目錄

魯迅先生軼事

魯迅先生幾件屑事

順便記幾件他生前屑事

算是向魯迅先生行告別式

魯氏史略

家庭狀況

著譯一般

幾件屑事

與林語堂交惡

陳源筆下的「叭兒狗」

魯迅先生筆名之多

魯迅鬥氣趣事

魯迅之病爲了多惚海水浴

魯迅的短篇小說祇有一篇

魯迅談女人

魯迅談鬼

魯迅的慷慨

魯迅的幽默

魯迅和孤桐總長

魯迅的裝飾觀

魯迅和紅金龍

魯迅與北新之版稅

魯迅的遺產交涉

魯迅兩夫人互爭遺作版稅

魯迅夫人的牢騷

魯迅之德配與筆名

關於魯迅的「氣量」「偏狹」之說的來源

郭沫若推崇魯迅

徐懋庸輓魯迅

徐懋庸演講魯迅論

魯迅的早期作品

魯迅先生的「義父」問題

魯迅周作人喝茶的不同

魯迅貼一百元
周作人斤斤於此而竟忘兄弟之情

魯迅與知堂老人興趣

魯迅先生一讀體

魯迅先生眼中的社會日報

魯迅致曹聚仁信

魯迅的一封信

魯迅遺書
朱自清談：我和魯迅

施蛰存談魯迅

一個回憶

搶編魯迅遺集

追詔魯迅喪儀中的笑話

魯迅逝世一月

魯迅逝世後

知堂老人並不預備到上海來

魯迅先生的死後哀榮

魯迅先生與文章

話在青年心裏
我們應向魯迅先生效法的

死的相晤
他將永遠吶喊着

魯迅先生不死

一二感想

一個夠POG的男人

魯迅先生給中國民衆的遺產

不哭魯迅先生
紀念魯迅先生

欽黃艾子伊唐王歐陽

父源燕岡凡弼叔山明厚隅

魯迅先生軼事

魯迅先生幾件屑事

順便記幾件他生前的屑事

算是向魯迅先生行告別式

中國文藝界領袖魯迅（周樹人）先生，在去年十月十九日早晨五時廿五分病歿了，享年五十六歲。

他不但是中國文壇上的權威者，事實上他在世界文壇上也已佔有了很重要的位置，有「中國高爾基」之稱。他最初發表作品是在陳獨秀所編的

「新青年」雜誌，從「阿Q正傳」問世之後，便聲譽鵲起，一躍而為國內有名的作家，後來「吶喊」出版，他的爽辣、尖酸刻薄的作風曾經風行一時，他那不妥協的倔強性，和那嫉惡如仇的革命精神，的確足以表示一個一代藝人的風度，他給中國的文法劃分了一個時代，無疑的，他是一個有希望的文界領袖之一，可是他現在死了，且不問他的文學主張的價值如何，他的死，我們應該以無上的沉痛來表示哀悼。

可是很使我們未死的人們遺憾的，他的晚年，沒有把他的力量放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去，都無謂地浪費了；也許是和他接近的環境，不懂得應該怎樣去愛護他，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慫恿一個須要靜養的衰弱的病人，用很大的精神，去打無謂的筆墨官司，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生命

消耗了，真是如何可惜的事啊！

死者已矣，沒有死的人趕快向前追吧！這裏我們預備把魯迅氏的史略和幾件他生前有趣的屑事記下去，獻給每一個愛護魯迅氏的人們，

魯氏史略

魯迅，原名周樹人，字豫才，「魯迅」是他在新青年什誌上發表，「狂人日記」時開始用的筆名，一八八一年生（光緒七年），浙江紹興人，在他的幼年時代，家裏有四五十畝田，很不用担愁生計，到他十三歲時，家庭中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所以他便寄住在一個親戚的家裏。約有三年光景，他父親生重病死了，他沒有法子讀書，於是他的母親給他籌了一點旅費，教他自己去找不要學費的學校，這時候他已經十八歲了；於是他單

身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師學堂機關科，過了半年。又考進鑛路學堂，學開鑛，畢業之後，被派到日本去留學，不料到了東京，他又想到要學醫了，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了二年，後來他覺得在中國很需要提倡新文藝，於是他棄了學籍，在東京和幾位朋友議了好些計劃，但是結果都失敗了，廿九歲的時候，因為他的家庭很希望他有經濟的幫助，於是他就回國在杭州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生理學教員，第二年在紹興中學堂當教務長，第三年賦閑，辛亥革命，紹興光復以後，他做了師範學校的校長，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後，他又在教育部做僉事，及至政府遷至北京，他仍做教務部科長，並在北大，師大，女師大，做國文系講師，一九二六年春，北京政府開了五十個激烈派的教授和「知識份子」的名單，預備通緝他們，魯迅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女士」，可是我們這位魯迅先生畢竟與衆不同，異乎尋常的稱景采女士曰：「兄」了，當景采女士第一次接到魯迅先生稱之爲「兄」的信札的時候，她是異常的驚異的說：「我也有資格可以被稱「兄」嗎？」然而魯迅先生說：「這是我自己的定例，這個，「兄」字的意思，不過是比直呼其名，略勝一籌而已……這些理由，只有我自己知道。」景采女士畢竟也是個聰明人，她馬上就會意到這原來是魯迅先生已經是愛上了她，於是，她回答：「「兄」字的解釋原來是此！」

魯迅先生寫情書，較之於一般公子哥兒們的什麼「吾愛」，「甜蜜的心」，之類，畢竟高明得多了。

與林語堂交惡

魯迅和林語堂，本來是意氣相投的老朋友，往年同住北京，林語堂「那時候名叫『玉堂』。」曾以遊戲的態度畫了一幅「魯迅先生打吧而狗圖」，把魯迅的容貌畫得非常陰險，不料這一幅東西竟被魯迅的論敵陳西瑩所利用了，此後魯林之間曾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誤會，然而事過境遷，便也言歸於好了。

十三年以後，魯林相繼南返，有一個時期，二人在北四川路橫浜橋附近賃屋同住，時間湊巧是在夏天，二人揮扇清談，頗得清論，不料有一次，魯迅先生把吃剩的香烟頭隨意一丟，却丟在林語堂的帳子下面，把林先生的帳子燒掉了大大一塊，撲滅之餘，林先生心中非常不快，

「你怎麼這樣不小心呢？」林先生埋怨魯先生。

魯迅先生却以爲些些小事，何必大驚小怪，林先生未免太不漂亮了，便也怒氣冲冲的說：

「完全燒掉了便怎樣？一共也不過五塊錢罷了！」於是一來一往，魯方以爲林方未免小題大做，有傷交友厚道，林方則覺得魯方既然做錯了事，還是蠻不講理，自此分居絕交，各一方，一直到魯迅先生最近逝世，始終不曾有過復交的消息。

陳源筆下的「叭兒狗」

魯迅先生生前所寫的文章，是以專於罵人著稱的，然而他也曾被人罵過，歷史上曾經有過許多痛快的罵魯文字，可惜這些都是被「文學爭論集」中「割愛」了的，現在魯迅先生逝世了，我覺得把他生前別人罵他的文字

都搬出來開一個展覽會，倒也夠得上一句「洋洋乎大觀」，這裏我想把陳西塋教授的罵魯迅做「叭兒狗」的一篇文字介紹給讀者，因為在筆者的記憶中，這一篇東西的確可以算是罵魯迅文字中的「最高記錄」了，——這也算得是一種「另一方式」的紀念魯迅吧？

事情是由於北京女子以師範學一九二五的風潮而起的，陳教授在現代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閑話對學生與一部份教授深致不滿，於是引起了一場絕大的爭論，當時捲入漩渦的文學家除了陳教授與魯迅外，有劉復，林語堂，周作人，徐志摩等。

陳教授有一封信給徐志摩，內容是痛罵了魯迅的，現爲節省篇幅起見，僅摘其警句如下：

「……魯迅的文章，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
「他沒有一篇文章不放幾枝冷箭，但是他自己常常說人『放冷箭』，並且說『放冷箭』是卑劣的行爲。」

「他常常『散佈流言』，和『捏造事實』，如上面舉出來的例，（接陳教授在文前舉有三例，不贅。）但是他自己又常常的罵人『散播謠言』，並且承認那是『下流』。」

「他常常的無故罵人，要是那人生氣，他就說人家沒有『幽默』，可是人家侵犯了他，他就跳到半天空，罵得你體無完膚。」

「他常常挖苦別人家抄襲，可是他自己的『中國小說史略』却就是根據日本人鹽否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的『小說』一部份。」

「……他那種一見官僚縮回頭欲嘔的神情，常躍現在紙上，可是，啊，可是他是現在教育部的僉事，他從民國元年便做了教育部的官，沒有脫離過，所以袁世凱稱帝，他在教育部，曹錕賄選，他在教育部，「代表無恥的彭永彝」做總長，他也在教育部，甚至於「代表無恥的章士釗」免了他的職後，他還大嚷「僉事這一個官兒倒也並不算怎樣的區區」。

此外，陳教授又罵魯迅是「叭兒狗」，說是；「……因為叭兒狗能今天跟了白狗這樣叫，明天跟了黑狗那樣叫，黑夜的時候還能在暗中猛不防的咬人家一口……。」

這一場筆戰雖然以不結束而結束，可是陳教授却同了這封信而享受了「善罵」的美名，可惜當時魯迅沒有正式回答，否則這一幕精彩的對罵，